

20 世纪科幻小说的巅峰之作

地球使命

② 黑色创世纪

◎ L·罗恩·哈伯德 / 著

L. RON
HUBB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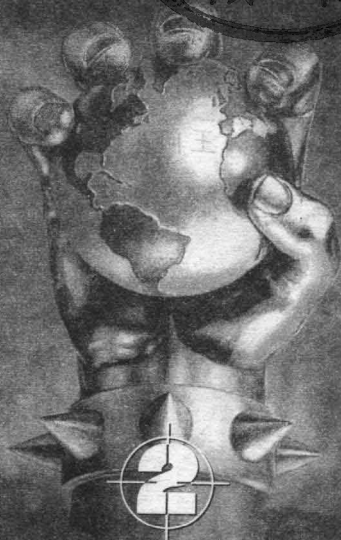
Black Genesis

海南出版社

地球使命

黑色创世纪

◎ L·罗恩·哈伯德 / 著



Black Genesis

海南出版社

SRY 26 (2)

MISSION EARTH: BLACK GENESIS

©1998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Services, Inc. through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English editions: ©1986, 1988 L. Ron Hubbard Library.

Cover artwork: ©1988 L. Ron Hubbard Library.

All rights reserved.

Lyrics to the musical composition "St. James Infirmary" (also known as "Gamblers Blues") is
us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owner, Copyright 1930 and renewed 1957 by Denton &
Haskins Corporation. "Sing Sing Prison Blues" by Porter Grainger & Freddie Johnson, Copy-
right © 1925 by MCA Music, a division of MCA Incorporated, NYC. Copyright Renewed.

Used by Permis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1998 海南出版社

英文版: ©1986, 1988 L. 兰·哈伯德图书馆

封面设计: ©1988 L. 兰·哈伯德图书馆

本书由 Author Services, Inc. 安排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L. 兰·哈伯德图书馆拥有 "MISSION EARTH" 一词及其图标的商标所有权

地球使命: 黑色创世纪

罗恩·哈伯德 著

责任编辑: 苏 斌

特邀编辑: 钟庆安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25

字数: 247 千字 印数: 1 - 10000 册

ISBN7 - 80645 - 257 - 5/P·1

全书10册定价: 198.00元 每册定价: 19.80元

译者名单

苏新连	刘全福	徐晓雯
毛卓亮	徐贵霞	郭献庭
马祖毅	萧红	赵庆元
许庆红	高勋炳	王晓凌
任荣珍	张祖武	张雪梅
金龙	王问生	吕宝云
王艺		

鸣 谢

尊敬的科幻小说迷，
尊敬的广大读者：
是你们热情的召唤，
使我回到科幻世界。
尊敬的评论家，
尊敬的传媒界人士：
是你们把怡人的喝彩，
赐予《地球杀场》。
现在我把《地球使命》敬献诸君！

作者敬告

前言

科幻小说和讽刺作品

L·罗恩·哈伯德

几年前，为庆祝从事写作 50 周年，我写下了《地球杀场》一书。该书将近 50 万字，比我 50 年作家生涯中写下的其他作品部头都大。因为那毕竟是我的 50 周年纪念作品啊，所以我要尽情地发挥一下。

写这本书是种乐趣。如果各种畅销书排行榜能说明问题的话，那就是人们发现读这本书也是种乐趣。得知纯科幻小说（如我定义的那样）拥有如此广大的读者群，也是非常令人愉快的。这又一次使我想起科幻小说的许多类型：冒险型、浪漫型、戏剧型、喜剧型、悲剧型以及情节型。冒险型的科幻小说可能是这一文学门类中最重要的一种类型。

然而，科幻小说还有另外一面：从本质上讲，大多数科幻小说都含有讽刺（satire）的成分。讽刺已经被一些名人，诸如马克·吐温、约翰·内斯、凯普勒、塞缪尔·巴特勒、儒勒·凡尔纳和托马斯·莫尔等采用过。当我们仔细考察讽刺作品的历史，并将其与科幻小说作一比较时，这一点就更加明

显。

讽刺并不局限于西方世界。事实上，汉语中讽刺一词可以理解为嘲讽、讥讽和鞭挞。而且，我们的“讽刺”一词并不源于“尖刻”（sharp）。它源自拉丁文“satura”，意思是“大杂烩”或“混合物”，而且它似乎曾是形容食品的词汇，用来描述一种“不同东西的混合物”，如一碗杂烩或各种时鲜水果的拼盘。它丰盛，有益健康，令人愉悦而且充满乐趣。

通常，“satura”被用来代表那种表演给那些总是吵吵闹闹的罗马观众看的，采用通俗的即兴表演手法的讽刺剧。它没有固定的模式或情节，而是随心所欲地混合运用歌曲、散文、诗歌和对白等形式，用赞美和嘲讽来取悦人们。

因此，当罗马诗歌之父——昆图斯·恩尼乌斯（公元前239年～公元前169年）选用“satura”一词代表他的一些诗作时，他可能同时采用两种手法，意在强调他的诗是戏剧和喜剧的一种简单（但丰盛而有益身心）而又诙谐的组合，通过散文、诗歌和歌曲来嘲弄和取乐。

但是，讽刺剧一词真正的来源直到17世纪才被发现。在那以前，作家们受到误导，相信讽刺源自“萨梯”（satyr）一词，即指粗鲁、邋遢、半人半兽的、酒后追逐林中仙女的生灵，而且错误地认为讽刺应该是粗俗无礼的。实际上这个单词的起源与“萨梯”相去甚远，和希腊人事实上也没多大关系，（他们不把讽刺视为一种文学门类），是罗马人发展了这一表达生命中每天都会遇到的挫折的艺术形式。

两位罗马诗人，即贺拉斯（公元前65年～公元前8年）和尤维纳利斯（公元50年～130年）代表了讽刺文学的两大经典流派——滑稽派和愤世嫉俗派。

两人都运用并且为正规韵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正规韵文在18世纪之前一直在讽刺作品中占主导地位。贺拉斯被称为滑稽的智者和乐观而谨慎的批评家，不管主题多严肃，他都能驾轻就熟地“笑着讲述真实”。与贺拉斯相反，尤维纳利斯是位怒不可遏的尖刻的愤世嫉俗者。他认为人们不可救药，他的作品充满伤害和惩罚，而鲜有矫正或教导。因此他们俩一位是“医生”，另一位则是“刽子手”。讽刺作品的审判性也得到了充分发展。

还有一个经常被研究讽刺文学的作家们忽略的讽刺学派，这个学派以公元前3世纪定居希腊的叙利亚人迈尼肯斯命名。

虽然迈尼肯斯写的13部原著都已佚失，但他已被广泛接受并为他人效仿。他所崇拜的对象是哲学家，尤其是斯多葛派。

与贺拉斯和尤维纳利斯所偏爱的正规韵文格式不同，迈尼普斯的作品堪称讽刺剧。他不仅在内容上与上述两人的作品不同，在表现形式上也糅合了韵文和散文的精华，还加进了希腊和拉丁语。迈尼普斯式的调整作品本质上是加入了一些诗体韵文式的散文，作为调整某种愚蠢的一种方式，也许有点像荷马的打油诗。一些学者对比了它与《天方夜谭》的异同，两者的相似之处多得以对其究竟是迈尼普斯的创作还是源自闪米特族的传说产生了疑问。

萨姆萨特的卢奇安(公元2世纪)也是一位叙利亚人。他推崇迈尼普斯，并且对科幻小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卢奇安的《真实的历史》是一部描写旅行者的讽刺作品。它讲述了一个乘坐帆船(由一阵旋风卷起)到月球旅行的故事，该书

以全新的观点阐述了被束缚在地球上的人类的弱点。(另一个更早的登月故事出自安东尼奥斯·第欧根尼之手，时间在公元100年左右，该书认为一直向北行走就能实现登月旅行。)事实证明，卢奇安的作品对科幻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促进作用。

毫无疑问，这种在故事中进行或设想一次踏入未知的、假设的、或幻想的世界的旅行并不新鲜，当我们的星球还知之甚少的时候，这类故事就必然会多起来。实际上任何一种文明或世界都可以想象出来，这在荷马的《奥德赛》中有集中的体现。

与天边的陌生海洋或土地不同，月亮是可见的，它俯视着地球，既为同伴，又为异己，它为讽刺作家提供了一个新的立足点。

因此，当卢奇安的《真实的历史》在1643年被翻译成英文时，调整作家们纷纷“奔向”月球建立“基地”——这个“基地”同样也被一些人说成是科幻小说的发祥地。

西哈诺·德·贝尔热拉克的《月球之旅》于1657年以《另一个世界》为书名出版。该书是向讽刺现实社会的过渡，书中首次提出以火箭作为太空旅行的工具。受德·贝尔热拉克的讽刺作品的影响，斯威夫特写出了《格列佛游记》(1726年)。该书中出现的一个个希奇古怪的角色，代表着社会中的各个阶层，飞行的空中城市以及火星的两个卫星，早在它们被发现之前作者就已有涉猎。

丹尼尔·笛福的《统一者》比他的《鲁滨逊漂流记》早14年出版。在该书中，他用一次月球飞行作为讽刺故事的主要情节。

埃德加·爱伦坡在《空前的冒险》一书中，用大量细节描述了一次飞月旅行。据说，这启发了儒勒·凡尔纳：逼真成功的关键。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于1865年问世，赫伯特·乔治·韦尔斯接着在1901年发表了《月球第一人》。

科幻小说的时代终于到来了，部分应归功于讽刺作家，他们为它铺平了道路。

同时，讽刺作家也在科幻小说作家之前把读者带到了其他星球。讽刺作品的大师——伏尔泰，1759年创作的《老实人》是讽刺剧的集大成者。他在《米克罗梅加斯》(1752年)中写到了一个巨人，他来自一颗围绕天狼星旋转的行星，在访问了土星之后，又访问了地球。俯视地球时，一个陪同巨人的土星人评论说：“我认为地球上没有生命，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有智慧的民族会愿意在这儿安家。”

当有关外层空间旅行的作品渐见稀少时，时间旅行从未间断。韦尔斯在《时间机器》(1895年)中利用它对英格兰的阶级结构作出了一些讽刺性的比较。甚至罗马人也已设计出了一种“时间游历”方法。马库斯·特兰蒂斯·瓦罗(公元前116年~公元前27年)是一位迈尼普斯派讽刺作家，他写下了他怎样在罗马城一觉醒来已是50年后的故事，这提供了对社会作一些比较性评论的机会。

关于“内层空间”的作品从未断过。它的边界从近似真实直到无边际的幻想。但由于各种原因，科幻小说自从19世纪问世以来就一直回避内层空间的边界。机器统治一切，人类也是机器。科幻小说就是如此恭顺地向这一现象屈服。所以1938年，当我应邀为约翰·伍德·坎贝尔写作时，我决定

对这种状况作些改变，来写一写人和人类的潜能。^①

因为人类以及人类对知识的追求一直是我从事创作的興趣所在，我的第一个故事——《危险的一面》写的是一位悞内的哲学家。他发现所谓空间只不过是一个观念，一个关于“维”的观念。他认为他自己的观念不受周围空间的约束。事实上正相反。这种论断，对于典型的 20 世纪的西方人来说，实在太难于接受了。我没有告诉约翰这种观点早就有了，事实上像佛祖的历史一样悠久，而且还解决了一些像时间这样的棘手问题，即可以超越时间观念。另外，我怎么写他就得怎么出版，这也够难为他了。所以我就用一种轻微讽刺的笔触和一点幽默来完成它，使它尽量合人胃口，最后它就这样发表了。

讽刺可能有滑稽，但滑稽的东西并非必然是讽刺。

喜剧实际上依赖观众去体验一种错置的或不合理的情感。看喜剧时发出的笑声，实际上是一种抵制或是一种认可不合理的看法的情绪的释放。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幅场景：一个人正在一张雅致的餐桌前就餐。周围一切都很完美——用的餐具是最精致的瓷器、银器和水晶制品，大厅中央有豪华摆设，还点着蜡烛。

只有一样出了问题。他正在吃的是摆在他盘子里的一只破皮鞋，他用刀叉切下一片，放进口中，咀嚼着，接着又从膝盖上拿起小餐巾轻轻地擦了擦嘴角，在吃下一口之前，还对邻座的人亲切地笑了笑。

这场戏如果由一位像查理·卓别林这样的喜剧大师来表

^① 见《地球杀场》介绍——编者注。

演和处理，一定会引来人们的哄堂大笑。人们笑的不是那只破皮鞋，而是那位就餐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举止和态度。因为连疯子都不会吃破鞋，而从他在做这件事时表现的完美无缺的举止判断，他并不是疯子，因此才使得这一切更加不协调。幽默便由此产生。

但这就是讽刺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出谁或什么正在被讽刺。换句话说，喜剧和讽刺的区别在于讽刺是通过歪曲的模仿来实现的，像卡通画家对一些知名人士的显著特征所进行的处理一样。模仿者对声音和举止采取同样的做法，有时他们模仿得如此出色，以致听起来或看上去和被模仿者本人几乎一样。他们的才能在于体验和捕捉他人独有的特征，并加以突出。当模仿到了夸张的地步，我们就想到了滑稽，而滑稽正是讽刺的切入点。运用讽刺，人们可以故意地偏离纯事实的世界。

尽管讽刺作品和喜剧有时是同一的——而且毫无疑问，它们都非常有趣——讽刺本质上在于揭示某种错误或过分的言行。要把讽刺和直截了当的批评区分开，就要靠夸张去强化差异。有时则像苦药丸裹以糖衣，刺人的话用幽默来缓和。但即便如此，讽刺产生的笑更多的是直指人类愚蠢的钝头枪。

讽刺及其近亲正如智慧和双关语一样也需要辨明，一个人必须首先认清这个笑话是关于什么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幽默感是建立在观察或分辨能力之上的。如果一个人太过死板，仅从字面上接受，他们不会“懂得笑话”，尤其是当笑话建立在文字游戏的基础上时更是如此。事实上，可以说一个人的幽默感，他或她的玩笑话，可以成为衡量其智力的一项标准。被讽刺的对象总是笑不出来的。出于多种个人原因，他们体

会不到玩笑。而讽刺也不是写给他们看的。讽刺是为被讽刺者之外的人写的。因为，就像那个古老的寓言一样，他们才能看到“皇帝没穿衣服”。

那就是为什么讽刺作品很滑稽。

我希望这部讽刺作品适合广大读者的胃口，当然，也肯定有些人 and 机构会指责这杯水果汁里有股辛辣的味道。

祝您好胃口！

受命于圣明的皇帝陛下 沃尔塔尔国检查官的声明

鉴于此书所述之星球（“地球”）并不存在，故定其为“仅供娱乐”之书。在任何时候，此书或此书的任何章节都不得以任何形式用于沃尔塔尔联盟帝国之研究。

读者当因此而得到警示，谨记“地球”一词纯属虚构，乃凭空杜撰之词；纵然果真有此星球，与其接触亦会损及您的健康。

伊维勋爵 （皇家历史学家，
沃尔塔尔联盟帝国皇家新闻
检查委员会主席）

沃尔塔尔国翻译者序

我对钦定检查官尊敬之至，但恕我直言，一个人的虚构恰是另一个人的事实。幸而我只是个翻译机器人，所以没有这种左右为难的烦恼。

同样，我从未到过这个叫地球的地方（既然不存在，自然去不成），所以对自己受命翻译的一切，都无法做出任何可信的保证。我所能做的，只是录其所言，尽力而为罢了。

正如伊维勋爵所指，在任何星际航图上都找不到地球，这一点我已经证实。既然索尔顿·格里斯（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已经认罪的犯人，他的话又很值得怀疑（一心崇尚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窃听神术的人总会有些毛病），我便不能指望他的说法，以为地球距沃尔塔尔大约有22光年。我详尽地搜索了自己数据库中所有的星际航图，对2000光年方圆之内的任何一点都精心查过，却没有发现与他的描述相吻合的星球。（可转而一想，如果没有这个地方，我又何以存贮着地球数据呢？真叫人搞不明白。我要尽力弄个清楚。）

由光年引起的话题扯出了我在将部分原文译成地球语言时所遇到的困难。就因为地球的科学家们认定不存在超光现象，认定没有任何物体能跑得比光还快，我竟找不到与超光现象相应的词汇。（这群人还捏造了地球上其它的傻话，比如

“世界边缘”和“音障”。)因此,尽管大部分地球人都察觉到了我们沃尔塔尔人称之为“格拉里亚尔”的超光生命原色,他们却没有给它命名,因为没办法将其复制成同种颜色的指甲油。所以我就权且用它的混和光色“黄绿”来称呼它。(大部分地球人也是用这个词来试图描述它。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虽能敏感地察觉某事,却又总是在体验中找不到感觉,结果就得到了一种很奇怪的世界观。现实显然不决定于投票数的多少,而是决定于政府的通令,因为后者对前者有否决权。)

同样,在空间、时间、能量、运动和本质等诸如此类的基本概念上,地球的科学家们也徒然地坚持着自己的看法,就像一只狗想咬住自己的尾巴,一个人想超过自己影子。他们没有一个——无论是狗还是科学家——能够理解为什么自己追逐的对象总是能很神秘地躲开。所以我只能凭着还在使用中的词汇进行翻译,这就是所谓的勉为其难吧。(我希望在沃尔塔尔不会有人撞见我大谈“电子环”,不然我会被取笑于整个机器纯净联盟的。)

至于故事中的人物嘛,正如伊维勋爵在第一卷中所说,皇家军官杰特罗·赫勒和克拉克女伯爵都确有其人。索尔顿·格里斯(就是那个给我惹来这么多麻烦的叙述者)的名字则曾列入联合情报机构的军官名单中,但并无什么有价值的记述。

关于书中其他人物,我将附上一份“人物表”加以提示,同时也有一些名词的说明。我不得不倚重于格里斯在狱中口述,而他的话又很难懂。(格里斯带有美国南部特有的长音,但又带点沃尔塔尔北部的腔调,真可谓南腔北调,我这可是耳听为实呀。)

从此你们就全靠自己啦！一个机器人所能做的也就不过如此而已！

忠实的查理·奈恩

54 号翻译机器人